

金弓女杰

〔美〕肖逸著



金与木

——

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金弓女杰

上集

「美」肖逸著

内 容 提 要

一场厮拼恶斗，使她——一个手执金弓的武林女杰身受奇毒、生命垂危。偏偏她遇上的是一个死循“不治恶人”的师训的青年儒医。偏偏她自己，被人称为“女魔头”的冷面女郎，又对他一见钟情。于是一部充满刀光剑影却又内蕴绵绵柔情的武侠故事，就此拉开大幕。

她手中那张“震天弓”，象她的倩影一样名满武林，却专以父亲创立的“金指门”为目标，矢无虚发。他手中那根刺穴疗伤金针，也象他的师父一样享誉武林，却与仇杀、恶斗从不沾边。两个性格迥异的青年男女，居然象磁石一样合合分分，历尽劫难，终于结合了。谁知他，偏偏是宋室皇裔；偏偏有一腔振兴宋室、复仇金国的沸腾热血；偏偏他又从头习艺，跻入武林高手之列；偏偏他又在血光剑刃中移情于另一个风流女杰！于是，家仇、国恨、儿女情，就在幻化无穷的剑术、诡奇莫测的内功和惊险曲折的恶杀中，一波三折地展开，读来令人回肠荡气，不忍释卷。书中有齐名天下的一代武林宗师，有享誉四方的“四灵”、“海盗”，有色艺冠群的“女魔头”、“红披风”，有内功深奥的高僧、老道和女尼，还有权倾

当朝的金国王族。人人风骚，个个高手，穿插奇妙，高潮迭起。

本书作者肖逸，著名新派武侠小说家。现居美国。他的小说已在国内陆续推出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鸟有公主》等，人人争相传阅，引起极大轰动。此篇系首次在国内亮相。





亮
類
亮



金
針
呂
飛
揚

天
龍
公
治
谷

目
录
(上册)

- 第一章 女杰金弓震江湖
..... (1)
- 第二章 天龙蜚龟畏剑芒
..... (36)
- 第三章 天盲大阵无敌手
..... (70)
- 第四章 君山叱咤壮士胆
..... (105)
- 第五章 春蚕到死丝方尽
..... (139)
- 第六章 凌空刺穴惊绝技
..... (171)
- 第七章 狼枭为奸怀鬼胎
..... (191)
- 第八章 独目婆女八卦门
..... (207)
- 第九章 奇中致胜称高手
..... (242)

第一章 女杰金弓震江湖

十月已是深秋，干冷的北风刮着满地飞舞的枯叶，萧瑟的林木间发出一阵阵索索之声，此时已近黄昏。

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在林间响起，一匹白马缓缓走近。马上一位灰衣少年，夕阳之下那少年面上虽有倦容，但一双如明星似的双目还是那么有神。倏地一拉马缰，白马停步。刹那间，林中只剩落叶声。

不久一匹黑马凝立在他前面不远，一个青衣蒙面人双目正凝视着他。“吕飞扬吕公子吗？老丈等你很久了。”

被称为吕飞扬的灰衣少年沉默了一会道：“老丈是哪位高人，怎不愿以真面目示人？”

蒙面老者干笑了两声，道：“我家主人身受奇毒，请吕公子移步一治。”

吕飞扬吸了口气，缓缓笑道：“但不知贵主人是谁？”

蒙面老者伸手拍了两掌，一辆马车驰出，他淡淡道：“何必多问？去了你自然知道！”

吕飞扬双目向四面看了一眼，只见林中暗处人影幢幢，分明他早被包围了。他回首望着蒙面老者道：“我不去！”

蒙面老者一怔，道：“你——不去？”

他自忖以他的身份来请这么一个后生小辈，谅他不敢不去，谁知吕飞扬就说不去。他缓缓问着，话语中已充满了杀机。

吕飞扬怎会听不出他话中威胁之意。他淡淡一笑，摇摇头道：“不去！”

蒙面老者用力哼了一声，坐下黑马向前走了一步，沉声道：“你真的不去？”

吕飞扬淡淡道：“先师遗命有三种情形不能治，第一是被威胁时不治，第二是被利诱时不治，第三是大奸大恶之人不治。”

蒙面老者大笑道：“令师金针度命皇甫介医术之精前无古人，他一生以这三点行事，武林对他也十分景仰，他教你也不错。但奇怪的是他一身武功为何一些也不传你，以你现在，不去治，可能吗？”

吕飞扬目光一闪，笑道：“先师不传我武功自然有原因，但这三件事我自信可守。”

蒙面老者大笑道：“人称吕公子外和内刚，果然不错。但如今我们只好请你委曲一下了！”说完他回首大声道：“请吕公子上车！”

林中一匹健马飞奔而出，一个蒙面人翻身下马，半跪向吕飞扬道：“请吕公子上车！”

吕飞扬冷淡地看了那人一眼，向蒙面老人道：“老文如此请我去，我去了也不会治。”

蒙面老者不发一语，吕飞扬双眉微微一扬，暗想和此人争也没什么用，去见了她主人再说。

上了马车，只见车夫一甩马鞭，马车向前疾驶而去。两面飞窜出二十余骑快马，护着马车向前飞驰。

吕飞扬见状暗自诧异。以此等声势，但不知这老者主人是谁。又为何不以真面目相示。

一轮冷月自东方升起，吕飞扬看了看方向，马车向东而去，正是向衡山去。

蒙面老者一语不发地伴在马车旁！

寂冷的山林间，倏地响起了一声枭叫，同时远处响起了一声凄长的惨叫声。一匹快马载着那声惨叫飞驰而来，在凄冷的月夜中令人感到分外可怖。

吕飞扬一颗心好似被提了起来。他是金针度命皇甫介的独传弟子，各种场面见得也不少了，此时也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心寒。

蒙面老者一摆手沉喝道：“停步！”

二十余匹快马一起收住脚步。那一骑飞驰而至，一匹快骑奔过去，一把拉住那匹马，惨叫声中马上之人翻身落马。

吕飞扬不由自主地立起身子。

蒙面老者瞥了那人一眼，淡淡道：“已经死了。”他说这话好似自言自语，又好似对吕飞扬说的。

吕飞扬没有理他，下车走向那人。那人也是用黑布蒙面。吕飞扬一手撕下他面巾，只见那人双目圆睁，眉心上一个血洞，满面血污，在月光下令人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恐怖。

是死了，没有救了。他内心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。这人看来也是这蒙面老人手下，被谁杀死的？

他抬头望着蒙面老者，但见他仰首望着东方的冷月，一动也不动，好似在沉思什么事一般。

吕飞扬目光微闪。他才收回目光，蒙面老者倏地回过头来道：“吕公子！”

吕飞扬抬头望着蒙面老者。他见蒙面老者目光中好似带着三分恳求的神色，他心中一软：“老丈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蒙面老者一手扯下面巾，面巾后是一张清隽的面容，面上满带忧虑之色！

吕飞扬望着这老人。这老人看上去善良、谦和已极，但不知是谁？

老者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老朽一生不求人，今日求吕公子答应我一件事！”

吕飞扬心中疑虑万端，想此人的声势，在武林中必是有名之人。今日肯如此低声下气，此事必定不小。他想着道：“老丈是否可以先将大名见告？”

老者缓缓沉声道：“老朽桑剑尘。”

吕飞扬闻言心下一震，他没想到眼前这看来如此善良谦和的老人，竟是武林中闻名的冷面毒剑桑剑尘！

听说此人下手毒辣之至。他一柄淬毒钢剑，沾血无数。那么他的主人必是“洞庭梅氏”中的梅衣萍了。

梅衣萍听说也是手狠心辣，犯之无赦。“洞庭梅氏”武功之高江湖上少有人及。但奇怪的是“洞庭梅氏”专和武林中最盛的“金指门”为敌。刚才那人必是死在金指门下弟子的手中。

吕飞扬双眉微皱。桑剑尘可算武林中有名之人，他如此求自己怎能推辞？但他依梅衣萍传闻而定，都可算是大恶之人，自己万万不可替梅衣萍治毒。一时间他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桑剑尘惨然一笑，道：“梅姑娘本不准我来求你，但我是

背她而来。今天你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而且你不能说是我求你的！”

吕飞扬淡淡道：“我知你对主人忠心，但师命难违。”

桑剑尘不理吕飞扬，继续道：“金指门在前面拦着，这次易苍冥必到。我拦住他，你们冲过去，找到我师弟宗不邪就可以了。”

吕飞扬双眉微扬。他只听说过桑剑尘如何心狠手辣，但没想到他对梅氏如此忠心，不知此人为何落于邪道。正想着，桑剑尘缓缓抬头，道：“人来了，你们快走！”

吕飞扬根本没答应，他不理桑剑尘。抬头只见前面一匹白马缓缓走来，一个白衣中年男子骑在马上。双腿轻轻一夹，白马停住。他抬眼向场中人扫了一眼。吕飞扬见他面色微显苍白，面上毫无表情，冷漠已极。

白马走近，那中年男子缓缓伸出双手，长袖一抖，双手十指除了左手小指之外，全是金光闪闪的。那全是金指。

吕飞扬忍不住心下一跳，感到一丝恐怖。

中年男子冷冷道：“我是易苍冥。我门下弟子张正可是被你们所杀？”

桑剑尘冷笑道：“金指门下之人遇我必死。我也不记得杀了多少人，你就算在我名下也罢！”

易苍冥冷疑地望着桑剑尘，倏地放声狂笑，良久道：“你必是桑剑尘了！”

桑剑尘冷冷道：“不错，你师弟何海涵就是伤在我剑下，难得他未死！”

易苍冥心中大怒，但冷冷道：“听说梅衣萍中了常千毒的毒，她在哪儿？”

桑剑尘双眉一扬，道：“你想见她只怕没资格。”

易苍冥冷然喝道：“你好狂！”

他说着双脚一蹬马蹬，飞扑向桑剑尘，大袖扬起，金指点向桑剑尘。

桑剑尘冷哼一声，他一反手将长剑撤下，嗖的一声，一缕寒光一闪，长剑指向易苍冥咽喉。

易苍冥近年来在武林中俨然以一代宗主的姿态自居。他本来根本不把桑剑尘放在眼下，但这一剑桑剑尘出招又快又疾，他也不得不提防三分。他右手一沉，食指向桑剑尘长剑点去。

桑剑尘岂不知金指门以指力之强冠绝天下，“碎玉十八指”天下无双。他长剑若被点中，必折为两段。他长剑一偏，反削向易苍冥手掌。

易苍冥一挑眉喝道：“好招式！”

他中指一弹，击向桑剑尘长剑。

桑剑尘心中一寒，他挫腕收剑。易苍冥冷哼一声，连连出指。桑剑尘连闪三剑。叮的一声，长剑还是被易苍冥一指击点中。

易苍冥身形借势纵回马上。他心中也微惊，他刚才身在半空中。如果一击不中，只怕不但立时出丑，而且马上就被逼落下风。

桑剑尘面色惨白，他手持断剑端坐马上。

二人互视良久，桑剑尘回首向吕飞扬道：“吕飞扬！请别忘了我的话！”

说完他断剑一回，只哼了一声，便自马上摔了下来。

吕飞扬心下一寒，见他身渐黑紫，显然长剑淬有剧毒。这

一剑刺中了大血管，无法施救了。

其余二十余骑蒙面人目睹桑剑尘的武功都斗不过，他们自知不敌呆立不动。

易苍冥冷冷扫了他们一眼，叱道：“还不快滚！”

赶车人长笑道：“易苍冥，你看错我们了，梅氏之人没有一个苟且偷生的！”

说完他拔剑自刎。其他蒙面人也都一声不响，纷纷拔剑自刎。

吕飞扬呆在那儿。他没想到“洞庭梅氏”那么一个为武林不齿的姓氏，竟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拥戴。他心中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难受。

易苍冥冷然大笑，望着地上尸体道：“都是亡命之徒！”

吕飞扬闻言心中大起反感，目光一抬，冷冷道：“易大侠逼人就死当地居然还口出此言？”

易苍冥没想到吕飞扬会如此说。他微微一愣，一回首，只见吕飞扬那双如闪电似的双目正逼视着他。他不由自主地心一狂跳。

他冷冷道：“你可是吕飞扬？”吕飞扬直觉地感到这易苍冥面目可憎，他冷淡地道：“正是。”

易苍冥望着他。吕飞扬虽然不会武功，但他医术得金针度命皇甫介真传，在武林中也很得人望。他冷冷道：“你可是去替梅衣萍拔毒？”

吕飞扬淡然道：“这事不用你管，这是我的事！”

易苍冥心中火起，但他对吕飞扬也不能如何，只有怒道：“我警告你，不准替梅衣萍拔毒，除非你想与我金指门人为敌！”说完他一夹坐下白马，掉头不顾而去。

吕飞扬凝立当地。他望着遍地尸体，感到一阵惨然。他挖了几个坑，将尸体埋下去，不觉天色已明。他一夜未睡，闭目休息了一下。

再睁眼时不觉已近正午，吕飞扬眼向四周看了看，见不远有两个中年汉子骑在马上凝视着他。他扫了两人一眼，去牵回他自己的白马。

那两个人还是瞪着他，一动也不动。

吕飞扬牵着马，又回头看了二人一眼。看起来这两个人是为他而来的了。

那两个人互视了一眼，策马走向吕飞扬。一个伸出右手，只见他右手食中二指全是金色！吕飞扬微微一愣，原来是“金指门”人，但不知所为何来？

那人见吕飞扬好似吓住了，得意地一笑，道：“我们二人奉命来监视你……”

话尚未说完另一人呀了一声，这人一抬头也面色大变。

吕飞扬抬头望去。只见远处一团黑影如飞而来，看不清是什么。看了一会才看出是一匹高大的黑马，上面一个黑衣人。那人衣服宽大已极，远远望去好似一片黑云掠地飞驰过来。

一人匆匆拔出长剑，剑才出鞘只听咻的一声，那人惨叫一声，一支金色长箭贯脑而过。那人一手握着长剑自马背上翻倒下去。

另一人大叫一声，回身策马欲奔。

但又一支金色长箭如电一般射至，长箭自后脑贯至前脑而死。

吕飞扬饶是见过不少场面的人也呆了。来人与这儿尚有半里之遥，居然发箭中的，而且都如此狠，他想都没有想到过。

他一个念头还没有转过来，那黑马已如疾风一般奔至。

那匹黑马壮健已极，比起普通健马高了三分之一左右。他抬头一看，大出他意料之外之外的是那马上之人竟是一位少女！

那少女面蒙黑纱，但还是可以看出她清如秋水般的美眸。那少女美得简直令他眩目。他不由自主地心中狂跳，面上感到一阵热气上冲。

那少女望着因她脸红的少年，好似丝毫没有感应。她冷淡地道：“你看来不会武功。你是谁？”

吕飞扬悄悄吸了一口气，一刹那间他觉得他愿为这少女做出任何事。他自感适才有些失态，低下头道：“我叫吕飞扬！”

他低着头，只听到那少女淡淡地哼了一声。那声音之中好似七分不屑与三分轻蔑。他心中一时间感到难受已极。

那少女哼了之后冷淡地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吕飞扬。”

她目光向四面散乱的马车与马匹看了一眼。刹那间她语声变得冷酷道：“桑剑尘他们呢？”

吕飞扬抬头。那一瞬间这少女的目光变得茫然，如秋水似的双眸之中射出三分惊恐无依的神色。

吕飞扬心下一跳，不由自主呀了声道：“原来你就是梅衣萍！”

他一直听说梅衣萍，但没有想到她竟是如此秀丽的少女。令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。他没想到梅衣萍是什么样子。也没有想到如此秀丽。

梅衣萍不耐道：“我桑伯伯呢？”她已感到一种恐怖，但她还怀有一线希望。